

明史紀事本末



〔清〕谷應泰撰

明史紀事本末

第一冊
卷一至卷二六

中華書局

〔清〕谷應泰撰

明史紀事本末

第 二 冊

卷二七至卷五二

中 華 書 局

〔清〕谷應泰撰

明史紀事本末

第 三 冊

卷五三至卷七二

中 華 書 局

〔清〕谷應泰撰

明史紀事本末

第 四 冊

卷七三至卷八〇

中
華
書
局

內部發行

明史紀事本末

(第一冊)

(清)谷應泰撰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3¹/₄印張·214千字
1977年2月第1版 1977年2月廣東第1次印刷
統一書號:11018·722-1 定價:1.26元

內部發行

明史紀事本末

(第二冊)

(清)谷應泰撰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2³/₄印張·211千字

1977年2月第1版 1977年2月廣東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: 11018·722-2 定價: 1.20元

內部發行

明史紀事本末

(第三冊)

(清) 谷應泰撰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¹/₈ 印張·216 千字

1977 年 2 月第 1 版 1977 年 2 月廣東第 1 次印刷

統一書號: 11018·722-3 定價: 1.20 元

內部發行

明史紀事本末

(第四冊)

(清) 谷應泰撰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 印張·213 千字

1977 年 2 月第 1 版 1977 年 2 月廣東第 1 次印刷

統一書號: 11018·722-4 定價: 1.20 元

出版说明

一
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八十卷，清初谷应泰等撰。本书始于元至正十二年（一三五二年）朱元璋起兵，终于崇祯十七年（一六四四年）李自成攻克北京，朱由检自杀。编者把这三百年间他们所以认为的重要史事，列成八十个专题，每题为一卷，记述了这些事件的始末。各卷后面都附有「谷应泰曰」的史论，这些史论不过是堆砌典故，宣扬封建的唯心史观。

谷应泰（一六二〇——一六九〇年）字赓虞，别号霖苍，直隶丰润（今河北丰润县）人。顺治四年（一六四七年）进士，做过户部主事、员外郎，顺治十三年（一六五六年）调任提督浙江学政金事。他当上学政之后，就延揽了一些文人协助他编书，以抬高自己的身价，捞取政治资本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就是这时候编撰的。过去有一种说法，认为这部书并非谷应泰所作，而是他冒窃了别人的成稿。现在从有关资料看来，这一说法未必可信，但此书也决不是出于谷应泰一人之手。当时参加编写工作的，知道的有陆圻、徐倬和张子坛等。全书于顺治十五年（一六五八年）编成刊行，过了两年，谷应泰即遭到御史董文骥的弹劾，指

斥书中不利于清朝的话。顺治帝福临对此事很重视，立即派人查阅原书。由于编者的立场观点本是和清朝统治者一致的，而且书中对于明清之间的关系多不敢涉及，所以调查的结果，此书并没有被禁，谷应泰也不会受到处分。

一一

编者是用封建「正统」的唯心史观来评论史事、褒贬人物的。据谷应泰自称，编写本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「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，迹政治之得失」（见《自序》）。实质上，即企图从地主阶级的立场来总结明代兴亡的经验，为巩固当代的封建统治服务。出于这种考虑，编者在书中竭力吹捧那些谨守「君臣大义」的所谓「忠臣」、「义士」。燕王朱棣的起兵夺取政权，同李自成率领声势浩大的农民军攻入北京，推翻明朝的腐朽统治，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的斗争。而在谷应泰等人的心目中，无论是为建文帝朱允炆「效忠」而死，或与起义军顽抗而遭到人民的镇压，同是忠君的典型表现，因此就在《建文逊国》和《甲申之变》之后，各立了《壬午殉难》、《甲申殉难》的专题，罗列了成批的「死难」人物，表彰了这些人的所谓「忠烈」。

「天命论」的思想，在书中也表现比较突出。编者在不少事件中，宣扬了「非智力所移」

的「定数」。《燕王起兵》就是染上了这种神秘色彩的一篇。如朱棣起兵之前，编者就假借北平都指挥使张信母亲的话，暗示了「燕王当有天下」，「王者不死」。临近起兵之时，又插入了檐瓦飞坠的「吉兆」。作战过程中，则特别强调了它的「逢凶化吉」。比如当朱棣与对方的先锋都督陈晖隔河对阵的时候，由于朱棣向神灵「默祷」，于是一夜之间「冰合」，使他的部队得以顺利渡河，击溃陈晖。陈晖则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方，所以等到他的部队「跳冰」逃走，不料刚到河心，忽然「冰解」，因而「溺死无算」。这些「奇迹」，绝不是编者一时兴之所至，信手拈来，而是有意识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：朱棣之所以能成功，固然包含着人的作用，而最根本的还在于这是「天意」的安排，因之他随处能够得到「天助」。

在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上，编者的反动立场更是暴露无遗。他们恶毒地咒骂起义领袖李自成是什么「困兽」，「鸱张之孽」，把起义军的群众一概诬蔑为「蚁附之妖」。与此相反，对于明王朝的被推翻，则不胜惋惜，深深慨叹「奈何千丈之堤，溃于蚁穴；天府之险，陷于困兽」。但究竟为什么貌似强大的明王朝会一垮到底呢？编者对此却茫然无知，只能笼统地责备什么「庙算」，幻想假如明末的政治「清明」些，并且有诸葛亮、裴度那样的人物出世，或可挽回败局。实际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，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，是封建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

不断发展的历史体现。毛主席说：「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」这是谷应泰之流的封建史学家不可能认识的历史规律。

三

从史实的角度来说，本书也存在一些缺点。首先是它没有能全面反映明代的重要历史事件。如有明朝统治者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，书中就没有反映。为巩固封建政权而制定的各项制度，也缺乏记载。明初郑和下西洋，促进了我国和南洋地区经济、文化的交流，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本书也完全没有提到。诸如此类的情況还不少，不再多举。已经写到书里的某些史实，还有不大可靠的，《建文逊国》就是一个例子。关于建文帝朱允炆的出走，大概当时有此传说，记载此事的明代史料多据传说加以附会，虽然言之凿凿，其实不足凭信。

尽管本书存在上述问题，但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加以分析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它还是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历史的基本状况。它的内容虽有缺略，但编者对于关系到「治乱兴衰」的政治事件还是比较注意的。其中有关农民起义的专题就有十五篇之多，约占全书五分之一。此外，关于宦官阉党的专权、沿海「倭乱」等问题，也叙述颇详。这

些篇章，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明代的阶级斗争、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及对外关系，都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况且本书的编成，比《明史》要早八十多年，是综合多种明代史料编纂的，并非仅仅抄撮某一部编年或纪传体史书。因此，它的记载和其他明代史籍有出入的地方，多由于史料来源不同，其中固然有本书弄错的，但也有不少可以和旁的书相互参证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考订明史之作，如夏燮的《明通鉴考异》、王頌蔚的《明史考证攬逸》等，对它多所取资。

四

前面已经提到，谷应泰的书对于明清之际的史事是避而不谈的。但有一种题为本书《补遗》的抄本六卷，专记清朝的兴起，及其在东北和河北、山东等地与明朝军队作战的经过。傅以礼认为，这六卷书可能也出于谷应泰等人之手，原是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或者「后以事关昭代龙兴，恐有嫌讳，授梓时始别而出之」（见《补遗》后傅跋）。另有清初彭孙贻（一六一五—一六七三年）所作《补编》五卷，也是增补谷书之作。这两种补作，尽管其本身也有缺点（如《补遗》对清兵蹂躏河北、山东、山西地区，多所隐讳；彭著所补内容并不是很重要的），但多少弥补了谷书的缺略，现在也附印在书后。

这次点校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以顺治十五年（一六五八年）筑益堂本为底本，《补遗》以浙江图书馆所藏傅以礼传抄本为底本，《补编》以《涵芬楼秘笈》本为底本。谷书八十卷，曾与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文津阁本》、《江西书局本》、《广雅书局本》、《崇德堂本》、《思贤书局本》互校，择善而从。此外还参考《明实录》、《鸿猷录》、《续藏书》、《国权》、《石匱书后集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、《明纪》等书，作了一些订正，改动原文之处，用方圆括号表示增删，并加了校注。为了便于检查，纪年下附注了干支、公元。我们还选辑了有关资料作为附录，以便读者了解谷应泰、彭孙貽的生平和本书的编撰经过。本书点校工作是由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担任的。错误和不妥之处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明史紀事本末序

編年之史自春王，序傳之史自子長，而紀事之史古無聞焉。然而賈誼、賈山借秦爲喻，千秋金鏡述古作鑒，說者謂其言甚類紀事，特徵焉而不彰，略焉而不詳，故于世罕稱道。至有宋袁樞，紀事始著，自此以來，史體遂三分矣。夫考一代之統系，必在編年；尋一人之終始，必存序傳。若夫捆車載乘，至可汗牛，充棟集帷，尤難衡石，一事而散漫百年之中，一事而縱橫數人之手，斷非紀事不爲功，宜其書公卿樂得而爲討論，朝廷樂得而備顧問也。

有明三百年，事如夢絲，若其經營之弘遠，續緒之英偉，君臣一德而昌，上下睽否而亡，宦寺執柄而孽延數世，女戎造妖而禍發盈朝，大禮聚訟而思假天饗祖之難，盜賊蠭生而思守令險阨之要，賈子有云：「前事不亡，後事之師。」一代興衰之緒，實志古者考鏡得失之林也。

谷子霖蒼夙有網羅百代之志，既膺簡書，督學於浙，以其衡文之暇，搜輯明世全史，分紀其事，得八十篇，復各列爲論斷，次見於後。閱其紀事而汗隆興廢之故，賢奸理亂之形，洞如觀火，較若列眉。更讀其論斷諸篇，又無不由源悉委，揣情據實。賈昌之說故事，歷歷

目前，馬援之畫山川，曲折具見，洵一代良史也。皇上右文求治，博購羣書，金繩玉檢，重趼而至。行見事畢還朝，挾中郎之枕秘，遇聖天子止輦諮詢，因得從容爲過秦、金鏡之詞，自附於二賈、九齡之後，垂光史冊，著美熙朝，余且得簪筆而記其後也。是爲序。

時順治戊戌嘉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聊城傅以漸撰